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四　染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勸受世利品下

尒時菩薩又告王言如王前說仁者
比丘身體柔軟莫住蘭若空閑林中
眠卧坐止草鋪之上大王當知我在
自宮以妙種種諸寶為床偃臥而坐
既厭離已棄捨出家所以者何大王
須識此身危脆敗壞無常非牢固形
是破散法隨有地處捨之而行猶如
涅搏一種無異又復大王若有智人
既擲死屍可還拾不若欲更収終無
是處
又復大王如王前言若於我邊生憐
愍者應須隨喜而忽嫌我乞食活命
此事不然大王當知慈愛我者莫作
是心何以故我今欲過生老病死苦
患之海行行入道是故作此比丘之
形為求寂滅安樂處故要須受此毁
好服形又未來世欲除一切諸過患
故大王當知若復有人於現在世受
彼五欲功德果報深著於愛彼等諸

人事須憐愍若當有人於現世中不
得寂定安樂之心其未來生決受諸
苦彼等衆生心須憐愍
又復大王我今驚畏煩惱之苦故捨
出家欲求寂定涅槃真實假使我得
帝釋天宮意亦不樂況復人間麤弊
果報而說偈言
我被煩惱箭所射　欲求寂滅膏樂塗
設使得天帝釋宮　意猶不貪況王位
菩薩復言大王當知如王前言凡天
下人在於世間一切須取三時利者
如我意觀此則非是真利益言所以
者何求財得多會必有盡求欲轉欲
無厭足時若言求法此是真利利有
深淺要必須求求之則有功能五種
而說偈言
若無生老病死患　此是真實大丈夫
求財嗜欲恚世情　我捨二求唯取法
菩薩復言大王當知如王前言但且
治民取於王位乃至未老正少年時
且可受彼五欲法者此亦不然何以
故若少年時是常住者一切衆生應
無有老在在處處應不為彼死命之

鬼念念所牵以諸衆生壽命無定是
故智人若求寂定解脫法者不可得
取世間王位五欲之樂是故一切若
在少年若在中年或復老年但須速
求應所辦者早令得辦欲求解脫或
求於禪莫使淹遅宜速疾作
又復大王如王前言須依家法作於
祭祀及行布施隨意規求彼未来世
諸果報者大王當知我今不取如是
之樂若苦来逼為切故求而得樂者
此非真樂凡夫求於後世果報祭祀
諸天并及火神必須煞害他衆生命
此則非理所以者何若人行慈應不
損害他身命根假使祭祀一切諸天
及於火神煞害衆生得彼常樂定果
報者猶尚不可煞害於命而用祭祀
況復一切所得果報皆是無常破壞
盡滅非牢固法
又復大王凡人欲行解脫法者無有
別利或無行行或無持戒或無禪定
猶尚不可損害他命而求未来利益
果報又諸凡夫在於世間以煞生故
假使得於安樂果者此亦不善所以

者何以無慈故況復未来望得善報
終無是處而說偈言
假使人生在世間　煞害他命以得樂
智者稱說此非善　況復来世求人天
尒時摩伽陁國頻頭娑羅王聞於菩
薩如是語已便生希有奇特之心在
菩薩前以慈悲故作如是言善哉善
哉沙門瞿曇大有難行苦行之德於
世間中能捨諸欲仁者比丘從於何
方忽然而来何聚落生是何種姓父
母何處自名字誰作是語已至心
諦聽
尒時菩薩正心直視温和言氣而報
王言大王當知去此北方雪山之下
有大聚落名曰釋種彼有一城名為
迦毗羅婆蘇都(隋言黃頭居處)彼城有一釋種
之王号名淨飯是我之父我是其子
母名摩耶(隋言幻)我名悉達(隋言成利)
時頻頭王聞此語已泣涕悲啼經少
時須拭面淚已白菩薩言希有比丘
既生如是大種姓家云何在此林內
獨行諸獸猛惡可畏可怖此林不善
獨自娛樂無有伴侶云何得住坐起

自安
尒時菩薩報頻頭言大王當知我今
不畏諸惡禽獸亦復不驚不怖不怯
設欲来者亦復不能動我一毛大王
當知我今唯畏生老病死之所逼切
故来在此諸惡獸中驚畏林内獨一
無伴而自娯樂
大王當知老最可畏所以者何老来
逼時能奪年少盛壯將去權折身形
背脊傴僂不能行步猶如枯樹誰喜
樂者此最可畏
又復大王其病来者是名可畏所以
者何平健之時不知不覺一朝痛切
宛轉呻吟花色充鮮忽然悴減煩寃
楚毒眠坐不安當於是時誰能代者
卧在牀枕勢不從心以是因緣病最
可畏
又復大王死最可畏所以者何死来
之日減我壽命忽掠將去雖復力能
統四天下金輪摧伏七寶導前利刃
强兵不能遮制爭奪可得以是義故
死最怖人
尒時頻頭娑羅王復更重問於菩薩

言大聖太子仁今求何菩薩報言摩伽大王我今求者唯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已當轉無上法輪是故求耳

時頻頭王白菩薩言大聖太子如我所見仁心勇猛勤劬精進決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無有疑又決能轉無上法輪善哉太子我今見仁善哉太子我聞仁名善哉太子仁善出家仁擇種子我從今日當常承事大聖太子我今請仁恒常日來至我宮願數見我仁之所須四種事者我當供養不令乏少時頻頭王作是語已菩薩報言大王當知我今不久從此移去更詣餘方

時頻頭王聞是語已合十指掌白菩薩言大聖太子仁心所求唯願莫有諸魔障㝵所規獲者願早成辦仁擇種子願仁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我於仁邊恭敬供養見仁身已即當為仁作於聲聞如法弟子即便說偈而讃歎言

我頻頭王合掌讃　唯願太子道速成

善哉所作辦憶今言　為諸衆生賜降懸

尒時菩薩聞此語已即報王言善哉
大王願如王言所作揩願彼此俱善
時頻頭王合十指掌一心頂礼白菩
薩言善哉太子今可為我受於懺悔
我以無智惱乱大聖太子離欲以為
不浄我心染欲以欲為浄唯願恕量
除我此罪
尒時菩薩熙怡微笑報頻頭王作如
是言善哉大王如是如是我以受王
清淨懺悔願王安樂少病少惱謹慎
身心更莫放逸恒行善法捨離非法
若如是者王得安隱多受吉利是時
菩薩慰喻頻頭婆羅王心法義說故
令其歡喜勸請教示顯說宣揚從座
而起漸行餘處
時頻頭王即前頂礼菩薩二足圍遶
三匝立地而住面向菩薩觀瞩少時
即從彼處迴還到宮而有偈說
菩薩即可頻頭說　我得成道當度王
思惟大聖行喜歡　不覺從山還本國
佛本行集經精進苦行品第二十九上
尒時菩薩從般荼婆山林而出安庠

徒步向伽耶城既到彼已登上伽耶
尸梨沙山（隋言象頭）欲攝身心滅除諸惡
上彼山已選平整處在一樹下鋪草
而坐是時菩薩內心思惟三種辟喻
悉是世間希有之事未曾聞說未曾
覩見未曾證知何等為三一者所謂
若有沙門若婆羅門雖復身體不行
於欲而其彼等所有欲中一切心意
欲愛欲惱欲熱欲著而滅不盡未得
正定猶有我相自度一身彼等沙門
及婆羅門恒受苦惱意不喜者心不
樂處不能知見又復不得上仁之法
亦不能證無畏之處然其彼等雖無
我相不獨度身不受苦惱雖不受意
不喜不樂而猶不能知見證法及無
畏處
辟如有人取生濕木并及濕糞置於
水上就中攢火有人故從彼岸而来
就其乞火然如是人從生濕木濕糞
水上出力攢火有能得火與彼人不
若能得者終無是處火既不出彼人
從求於何而得如是如是若有沙門
及婆羅門雖不行欲乃至不能知見

證法此即是初第一譬喻世未曾有
亦未曾聞
尒時菩薩復更第二思惟念言若諸
沙門及婆羅門雖禁制身不行於欲
彼等所有欲中意貪熱惱及著而滅
不盡未得正定猶有我相自度一身
徒受苦惱不喜不樂不能知見證上
仁法無畏之處又復彼等雖無我相
不獨度身不受苦惱及不受心意不
喜樂不能知見證上仁法及無畏處
譬如有人取生濕木置於地上欲攢
出火亦復有人來從乞火向其此人
從生濕木攢欲求火能得於火與彼
人不若能得者無有是處如是如是
是諸沙門婆羅門等雖不行欲乃至
不能知見證法此第二喻世未聞有
尒時菩薩復更第三思惟念言若諸
沙門及婆羅門雖禁節身不行於欲
彼等所有欲中意愛惱熱及著滅盡
正定此等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自利
及以利他心中喜樂能知能見得上
仁法證無畏處譬如有人取乾燥木
及以乾藁置於地上欲攢出火亦復

有人還從此岸向其乞火而其是人
用少功夫即便得火持與彼人如是
如是若有沙門及婆羅門離欲而行
彼等設有欲中意愛惱熱皆滅乃至
得彼上仁之法證無畏處此是菩薩
第三辟喻自意念生忘是世間未曾
聞見
尒時菩薩從彼伽耶尸梨沙山下来
摩伽陁聚落內次第而行借問人言
此處有何功德可行有何非法宜須
除斷我今欲求最上寂定最妙音辞
如是前行至伽耶南有一聚落其聚
落名優婁頻螺及至彼處日以食時
菩薩著衣入彼聚落諸一陶家從乞
瓦器得已手持歷彼聚落次第乞食
到一村主長者之家然其長者名難
提迦（隋言自喜）至彼家已却立一面默然而
住其難提迦自喜村主有一善女名
須闍多（隋言善生）彼女端正可喜無雙為諸
世人之所樂見其善生女遥見菩薩
手持瓦器默然立住欲乞求食善生
見已從其二乳自然汁出時善生女
問菩薩言最勝仁者仁是誰子是何

佛本行集經卷第廿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卅

種姓名字云何父母何處今欲何求
仁者云何有何神異今我一見使我
雨乳汁自然流
尒時菩薩報言善姉我名悉達此名
是我父母所立我今欲求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得已當轉無上法輪時
善生女聞是語已從菩薩手而取乞
器入自家中滿盛香美甘味飲食并
及種種餅果羹臛溢乞器中即出胡
跪奉授菩薩口作是言寂勝仁者我
願恒常供養仁者衣服飲食卧具湯
藥四事所須悉令充足唯願仁者慈
悲納受我觀仁者父母立名復見仁
者精進勇猛至意專心必當成就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決定轉於無上
法輪真實不疑仁者若成菩提道時
當來我家受我供養度脫於我當與
仁作聲聞弟子是時菩薩報言善姉
當如所願既受食已即便捨行
尒時菩薩從善生女乞得食已於空
靜處如法而食食已經行漸到一處
地方平整清淨可喜心樂欲觀樹林
翁鬱枝條繁茂多饒花果清淨流渠

香美諸水河池泉沼映發交横種種
豊饒無所之少彼等諸水不淺不深
澄清皎潔易度易取其內無有毒惡
諸垂周匝具足妙好禽獸去離聚落
不近不遙往來乞求無疲無乏其閒
道陌土地坦平不下不高易行易涉
若當有人欲求無上最勝利益易得
易成速辦速證兼絕蚤虻及諸垂蝎
又不喧閙晝少行人往來擾乱夜斷
音響安靜清閑冷煖調和風雨順節
堪可修道禪定修心又往昔時有一
王仙名曰伽耶鄔（隋言）在中停止是彼王
仙舊城居處
尒時菩薩見此地已如是思惟此中
地勢快好方平整觀即便為人所樂
乃至堪可修道行禪若有丈夫欲求
無上最勝之利斷諸惡者此地足堪
安止而住我今既欲摧伏諸惡修諸
善根宜應停止坐於此處以求菩提
必令成就
菩薩如是心思惟已即便取草鋪坐
此地欲修習禪既坐定已心如是念
令諸衆生求解脫者悉行種種衆雜

苦行所謂或有諸衆生輩懸住二手
以捨世間一切諸事有為法故彼等
如是苦行之人或乞食時不從缸口
内受於食或有不從小口鉢内受取
於食或有不從兩羊之間受取於食
或有不從人糞穢間受取於食或有
不從柱杖人邊受取於食或不從執
刀杖人邊受其施食如是雖聞及知
婦人不淨来時不從受食或見婦人
懷姙之時亦復不從其邊受食或知
人家有不淨業不從受食或有不從
酒醉人邊受取其食或有兩人喫食
之時亦復不從其邊受食受食之時
有狗来前亦不受食又受食時其上
或有蚤蝱等来不淨穢惡亦不從受
或復有人唱呼而喚来與汝食亦不
從受有人唱云汝住與食亦不從受
或人唱言我作食施汝當待取亦不
從受有人故為造作於食亦不從受
或復有人祭祀諸天殘餘之食亦不
從受食内若有沙糖石蜜亦不從受
有蘇油等亦不從受食内或有乳酪
等物亦不從受食内若有魚雜肉等

亦不從受或食肉有興渠臭熏諸辛
味等亦不從受或復止受一家之食
齊一口止或受二家至兩口止乃至
或受七家之食還復食於七口而止
或復一日止一時食或復一日兩時
而食或一日半始喫於食或經三日
乃喫一食或時一日少許而食或時
兩日亦少許食乃至七日亦少許食
或唯食菜或唯食稗或復唯食樹嫩
枝條或唯食酪或復唯食迦屋迦羅
樹之枝柯或復有時純食羊糞或復
有時純食牛糞或烏麻滓或食果子
或食諸種一切草根或食藕根或食
種種草嫩枝條
或復有唯空飲於水而以活命或有
隨宜所得多少即以活命或復有學
野獸食草以活於命或時立地卓然
而住或復有坐一定不移或復四支
柱著於地以口受食或有唯著純草
之衣
或有唯著[illegible]閒獘衣或復有著種種
草衣或復有著憍奢耶衣或以白毲
皮作衣者或以龍鬚而作衣者或復

有用諸畜生皮而作衣者或復有用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二　第十五丈 [illegible]
故畜生皮而作衣者或有以諸毛毨
[illegible]作衣或有破諸畜生之皮為條
作衣或復有以糞掃作衣
或有躶形或臥棘上或臥板上或復
有臥摩尼之上或臥椽上或臥杌閫
或钁埵内猶如地居或露地臥或復
事水或復事火或逐日轉或有擧其
兩臂而住或有蹲坐或復有用沙土
烟塵以塗坌身正立而住或不梳洗
頭首面目鬚如螺髻拳攣而住或復
拔鬚或拔鬚鬚
或復有事泉池井河渠源諸神地神
樹神林神山神石神夜叉羅剎羅睺
隋言語詰阿修羅王婆梨隋言鉤毗
摩質多羅隋言妙機睒婆利等阿修羅王
或事歲星或有事醫藥王仙人或事
婆羅墮仙人者或復有事瞿曇仙人
或事毗沙門天王者或復有事童子
之天或自在天或復事日或復事月
或復有事鄉羅延天或帝釋天或事
梵天或事護世四大諸天如是各事
令歡喜已從乞求願稱願得已各求

解脫菩薩既觀彼等如是邪求解脫
見已發心欲行可畏極苦之行而有
偈說

菩薩既至尼連河　以清淨心岸邊坐
為諸求道不真故　欲行大苦化彼耶

尒時菩薩如是觀察專正思惟坐訖
合口以齒相拄舌築上腭一念攝心
如是繫念調伏身意以齒舌腭攝心
繫念修習之時腋下汗流菩薩既見
汗如是流更復重發勇猛精進心無
所著不錯不乱住寂靜心一定不動
如是最上苦身意口志皆不動是時
復作如是念言我今可入不動三昧
尒時菩薩從口喘息及以鼻氣悉皆
除滅口鼻滅已即時便從兩耳孔中
出大風聲其風聲氣猶如攢酥在大
甕裏搖攪於酪出大音聲如是如是
菩薩閉其口鼻之氣不使出時於兩
耳孔出風氣聲亦復如是菩薩復念
我今已發精進之心無處染著捨於
懈怠乃至如是最上苦行最勝難行
重復思惟我可更入不動三昧
尒時菩薩既寂定身及口意已還止

口鼻及耳喘息一切皆杜既口鼻耳
悉寂定已内風壯大不得出故氣衝
於頂譬如勇健最大力人取好利斧
打棒他腦如是如是菩薩從其口鼻
及耳閉氣不出内風壯故打腦之聲
亦復如是菩薩復念我今已發精進
之心無處滌著捨於懈怠乃至如是
最上苦行最勝苦行思惟是已即便
更入不動三昧
尒時菩薩從口鼻耳及頂喘息一切
皆停不令其出乃至遮止不得出故
内風強盛在兩脇間迴轉鼓動譬如
屠兒或屠兒子善解煞牛而彼屠等
或執利劒或捉利刀而破牛肚或復
破脇如是如是菩薩乃至内風強故
兩脇間轉穿破之聲亦復如是思惟
是已乃至更發精進之心最勝苦行
我今還入不動三昧
尒時菩薩從口鼻耳閉氣不出内風
強故令身熱惱譬如最大二壯力士
取一弱人各執一髆將其向彼大火
聚上或惱或炙如是如是菩薩以内
氣不出故身受熱惱亦復如是思惟

是已乃至更發精進之心一切無著
已捨懈怠得於正念心不散乱一切
寂静身口及意並得正受如是勝妙
㝡上苦行
尒時上界有諸天来見於菩薩如是
苦行各相謂言今此悉達大智太子
已取命終而彼衆中復更别有其餘
天子共相謂言此之悉達太子現今
其命未終始欲取盡或復更有諸天
子言此之悉達大聖太子現亦不死
後亦不終何以故此之太子是阿羅
漢凡羅漢者有如是行不須恠之
尒時菩薩在彼蘭若所用心處作苦
行時即得成於㝡大苦行是時菩薩
坐處四面周匝所有隣比聚落諸人
皆来見於菩薩如是苦行作如是言
此沙門既行大苦行是故立名言大
沙門大沙門名起於彼唱以是義故
有此名稱
尒時菩薩復更如是思惟世間或有
沙門或婆羅門制限食故而建立行
各守清淨彼等或復唯食於麦或食
煑麦或食麦屑或以麦作種種諸食

而以活命如是更復或食烏麻或食
粳米或食小豆或食大豆乃至或食
純大豆飯或大豆汁或大豆屑或以
大豆作種種食持用活命或有沙門
及婆羅門斷一切食建立淨行我今
亦可斷一切食而行苦行菩薩如是
內心思惟
尒時彼處忽有諸天隱身不現來菩
薩所白菩薩言大聖仁者願莫如是
思惟此念欲得全斷一切不食所以
者何仁今若欲斷一切食而行行者
我等諸天各將一切天味下來入於
仁者毛孔之中而令仁者得存活命
又復仁者不損害身
尒時菩薩聞此語已如是思惟我今
既語一切人言我全不噉一切諸食
而令諸天自隱其身將天味來入我
毛孔令我活命此則是我㝡大妄語
誑惑一切如是念已告彼天言汝等
諸天雖有此心是事不然
尒時菩薩斷彼諸天如是意已日別
止食一粒烏麻或一粳米小豆大豆
菉豆赤豆大麥小麥如是日日各別

佛本行集經卷第廿四　第十張　崇　奉

一粒是時菩薩復更思惟我今可以
手掌盛取少少汁飲而活於命或小
豆䜺赤豆豌豆菉豆䜺等
尒時去彼聚落不遠其中有一冣大
種姓婆羅門名斯那耶那隋言將兵將彼
婆羅門從摩伽國頻頭王邊得一聚
落以為封邑其邑即與優婁頻螺聚
落相近彼婆羅門得封邑已還立字
名斯那耶那復更別有一婆羅門名
曰提婆隋言天彼婆羅門生地在彼迦
毗羅城經營一事漸漸行至斯那耶
那村邑而住少日為客是時提婆婆
羅門更經營別事因行漸至菩薩住
林時其提婆婆羅門見菩薩在林行
大苦行見已即識作如是言此是我
國悉達太子乃能如是行大苦行彼
見菩薩如是苦行心大歡喜
尒時菩薩見彼提婆婆羅門心向於
菩薩生歡喜已即告提婆婆羅門言
大婆羅門汝能為我辦少許食活我
已不若小豆䜺大豆菉豆赤豆等羹
而我食之持用活命彼婆羅門心挾
劣故少見少知無廣大意欲行布施

述可此語報菩薩言大聖太子如是
之食我能辦之彼婆羅門於六年中
日別如上所須之食以供菩薩菩薩
日日受取此食依法而食以活身命
尒時菩薩但以手掌日別從受隨得
少許而食活命或小豆臛及赤豆等
是時菩薩受食既少隨掌所容如上
所說諸豆汁食菩薩如是食彼食已
身體羸瘦喘息甚弱如八九十衰朽
老公全無氣力手脚不隨如是如是
菩薩支節連骸亦然菩薩如斯減少
食飲精勤苦行身體皮膚皆悉皺赧
辟如苦瓠未好成熟割斷其蔕置於
日中被炙萎黃其色以熟肌枯皮皺
片片自離如枯頭骨如是如是菩薩
髑髏猶是無異菩薩既以少進食故
其兩眼睛深遠陷入猶井底水星見
星宿如是如是菩薩兩眼覩之纔現
亦復如是又復菩薩以少食故其兩
脅肋離離相遠唯有皮累辟如牛舍
或復羊舍上著掾木時彼聚落所有
羊子牛子馬子行於彼林見於菩薩
如是苦行見已各各生大歡喜發希

有心恒常承事供養菩薩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四 第十二張 榮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